

一對抗日英雄

莫戰蘭

1946年6月下旬，在中原突圍戰鬥中，張極生、吳大群隨新四軍第五師從平漢鐵路向東轉移，在河南信陽地區遭遇國民黨軍隊伏擊，雙雙被俘。

這一對在抗日戰場上相識、相戀乃至結成革命伴侶的戰友，在經歷敵人種種殘酷迫害後壯烈犧牲。時年張極生30歲、吳大群25歲。

華僑出身

張極生，又名張清、張清江，1916年4月25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縣官橋鎮嶺兜村。

張極生的父親張作成旅居菲律賓宿務市經商，母親王曜守望家業。1925年，父親將九歲的張極生接到宿務市華僑小學讀書。1930年，張極生回到福建進入南安讀初中，之後升入泉州培元中學高中部。這年夏，張極生的進步思想已被中共嶺兜黨支部成員關注。1933年秋，張極生被選為共青團晉南縣委宣傳委員兼團梅嶺區委書記。1935年9月至10月，嶺兜村遭受國民黨兩次慘絕人寰的「圍剿」，黨組織根據中央隱蔽待機的指示，張極生于1935年底前往菲律賓。

投奔延安

張極生雖然遠離家鄉，但心中時時刻刻惦記著祖國的安危。在失去黨組織領導後，他獨立戰鬥，不失時機地繼續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揭露國民黨喪權辱國的罪行。張極生請父親資助，在宿務市開辦書店，出售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張極生懷抱赤子之心，組織宿務市愛國青年救國會，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向華僑募集善款支援祖國抗日。

集資創辦《烽火報》，他親自編排抗戰消息、寫評論，印刷後分發各地華僑。

1937年11月，張極生滿懷報效祖國的熱情，號召宿務市愛國青年救國會成員返回祖國抗日，數十人踴躍報名。後經研究商洽，決定分批回國。

第一批由張極生、楊志民、孫權裕、黃再成、蔡振聲等五人，被稱為「開路五先鋒」。

1938年1月中旬，「開路五先鋒」繞道馬尼拉，乘英國輪船到香港，經廣州到武漢，得到鄒韜奮幫助，五人中除蔡振聲留在武漢外，其他四位勇士到了延安。

各顯身手

四勇士到延安後，經四個月的培訓，黃再成分配到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孫權裕分配到晉東南，楊志民分配到山西決死隊，張極生分配到新四軍。他們路經武漢時，正逢日軍調動大部兵力進逼武漢，黨組織改派他們留在國統區第九戰區第二政工大隊。

第二政工大隊由國民黨將領陳誠統率。到國民黨部隊去，接受國民黨的領導，這是張極生始料不及的，但他還是接受了工作安排。

況且，這個政工大隊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

裡，它的前身是上海戰地服務團，是抗戰初期由郭沫若建議上海地下黨組建的。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向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吳大群，這位正在著名教育家李公樸辦的上海量才補習學校讀書的品學兼優的小姑娘，毅然棄學參加上海地下黨組建的戰地服務團，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事情就這麼巧，吳大群後被派往陝北公學學習後也被分配到第九戰區第二政工大隊工作。

張極生隨政工大隊輾轉湖北陽新、通城、道山等離前線較近的地區進行宣傳抗日活動，動員群眾，保衛武漢，救護傷兵，以後又轉到了湖南平江縣。

1938年冬，日寇逼近長沙，造成長沙城內大火連續燒了三天三夜，燒燬房屋5萬餘幢，燒死2萬餘人，傷者無數，20萬居民流離失所。

第二政工大隊接到立即趕往長沙參加搶救和處理善後工作的通知，全體隊員日夜兼程趕到長沙時，大火還在熊熊燃燒，國民黨的各級政府官員，早已逃得無影無蹤。第二政工大隊的同志們立即投入到被大火包圍的傷兵醫院進行搶救工作，張極生更是哪裡有傷情就衝到哪裡，哪裡最危險就出現在哪裡。這時，他覺得第二政工大隊的工作有意義了，實現了自己要參加的真正意義上的抗日救亡工作的願望。

革命友誼

第二政工大隊的工作業績和作風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卻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妒忌和排斥，他們尋找各種借口，從各方面施加壓力，逼迫第二政工大隊放棄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安排一些與抗日無關的演講等活動。黨支部根據形勢，利用國民黨上層之間的矛盾，及時安排黨員張凱君、鄔凌秋、孔湘桂等率領隊內革命青年28人撤到桂林陳誠行營，編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臨時政工隊。張極生、吳大群包含在28人之中。

1939年2月，臨時政工隊奉命從桂林步行到重慶，隊員們意識到這是陳誠有意用這種方式消磨大家的抗日意識。黨支部激勵大家保持旺盛的革命鬥志，不能就這樣被國民黨擊垮。

他們每天步行六七十里，沿途進行抗日宣傳，召開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訪問抗日家屬及人民群眾，調查國民黨在徵兵、優撫工作中的各種舞弊行為。到了繁華的縣城，他們還利用戲院或簡易舞台，演出抗日活報劇。就這樣，兩個月步行3000里，大家的熱情始終如一，28人的堅強集體沒有一個人掉隊。到達重慶後，這支極具戰鬥力的堅強集體被強行解體。

張極生、吳大群雖然被國民黨拆分兩地，但他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的決心沒有改變，在革命征途中建立起來的友誼沒有改變，投身偉大的抗日戰爭的熱情沒有改變。吳大群邊授文化課邊教抗戰歌，常常自己作詞譜曲，有時相約與極生合作。有

歌詞代表作《我們都是小戰士》為證：「四月四，四月

四，我們都是小戰士；小戰士，小戰士，我們不做搖籃裡的胖娃娃，要做抗戰的小戰士；我們不做舊社會的寄生蟲，要做新社會的小主人翁。」

共同抗日

1939年，吳大群與張極生在重慶以極其簡樸的形式結為連理。

1941年1月7日，國民黨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了接受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血的教訓，黨組織決定部分同志緊急疏散。張極生與吳大群返菲律賓開展工作，他們在香港待機啟程時，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被困香港，後轉澳門。由于吳大群懷有身孕，在澳門一家醫院誕下嬰兒後，為集中精力回國抗日，嬰兒交託院方撫養。

1943年，張極生在桂林文化供應社發行部工作，由于出版了大量的進步書籍，發行部在廣西乃至全國都頗具影響。吳大群到桂林羊角山的東山小學任教。

當時葉挺將軍被軟禁在羊角山，距東山小學只有百步之遙，吳大群和她的戰友們為秘密保護葉挺將軍及家屬做了很多工作，為葉挺將軍的女兒及其他孩子的教育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4年，日寇把戰火燒到湘桂。張極生攜家帶口，隨機關向南遷移，輾轉重慶，戰亂中不幸丟失一個孩子。這年秋天，張極生被安排在重慶中外出版社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秉性耿直的張極生由于看不慣國民黨當局的官僚作風，懷著對日軍的深仇大恨和對國民黨腐敗的強烈不滿，和吳大群決心到抗日前線去，並把身邊唯一的孩子寄托友人撫養。

1945年5月，張極生、吳大群、龔若青三人經中共南方局同意被編為一組，張極生擔任組長，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中原新四軍第五師，一對抗日夫妻終於實現了到抗日根據地報效祖國的願望。經信（陽）應（山）隨（縣）中心縣委決定，張極生任縣北區區長，吳大群先後任職《七七日報》及區政府秘書。

在新的崗位上，他們迸發出更高的熱情，各項工作都做得有聲有色。

英雄遠行

1945年8月15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終於迎來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可是蔣介石在完成內戰準備之後，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

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調集軍隊22萬人圍攻中原解放區。在敵軍重兵圍困下，根據毛澤東「生存第一，勝利第二」，「巧妙避開敵之打擊，分途突出包圍圈」的指示，李先念、鄭位三各率領一路人馬分別突圍，進行戰略轉移，史稱「中原突圍」。張極生、吳大群在這次轉移中雙雙犧牲。

英雄的身影遠去了，連英雄的三個孩子也流落四方，不知如今可安在？

英雄的身影走遠了，英雄的形象將永遠印在我們心間，英雄的精神將永遠鞭策我們前進。

為人民共和國犧牲的英雄永存！

字節171人食物中毒 知名餐廳被頂格罰款

「我們已經永久關閉了納福城（Northpoint City）店。」

7月17日，新加坡國家法院內，一身黑色西裝的雲海饌CEO呂志韜代表公司在庭審中表示。

去年7月，新加坡字節跳動辦公室的171名員工用餐後出現不同程度的不適，經新加坡食品管理局（SFA）調查，這起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是由雲海饌為該公司供應的一道炒雞丁所致。

最終，法院判定雲海饌違反當地《食品銷售法》及《環境公共衛生(食品衛生)條例》，處以最高額度罰款7000新加坡元（合人民幣近4萬元）。

這也是自2019年4月從新加坡開啟出海征程後，雲海饌首次在海外面臨嚴重食品安全事故與法律處罰。

「近年來最嚴重的食物中毒案件之一」這場風波的起點，要回溯到2024年7月30日。

彼時，在萊佛士碼頭一號的字節跳動新加坡辦公室內，一切如常。如此日常的一天，卻在午餐時間後迎來了變故。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CNA）援引該辦公室員工報道稱，當天午餐後一小時開始，周圍的同事們陸續開始感到噁心等不適。隨後，辦公室的部分樓層地面上出現了嘔吐物，甚至開始出現在地上痛苦蜷縮著的人；公司群裡，越來越多的人說自己出現了腹瀉或嘔吐等情況。據新加坡民防部隊（SCDF）介紹，當天下午3點15分接到多個醫療求助電話，並部署了17輛救護車。

這些「中招」的員工的共同點，是中午均在公司26層的員工食堂就餐。該食堂每天中午12時至下午2時開放兩個自助午餐區，餐食分別由雲海饌和莆田兩個餐飲品牌提供。在尚不確定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到底因何所致的當下，該食堂隨後被暫時封鎖，供餐的雲海饌納福城店和莆田中央廚房也被SFA和新加坡衛生部（MOH）要求暫停營業，進行整改。

值得一提的是，該事件發生的第二天，SFA和MOH對雲海饌納福城店進行了聯合檢查，發現其存在食品衛生隱患，如在廚房發現超過10只活蟑螂，骯的削皮器等設備隨意地掛在不乾淨的架子上。

去年11月底，仍在調查中的SFA公開表示，該事件是「近年來最嚴重的食物中毒案件之一」，並表示「將對食品安全失誤的責任方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而直到今年6月4日，SFA檢察官因銷售受污染食品及未能保持其食品準備場所免受污染對雲海饌發起訴訟，並於7月2日正式開庭後，這起集體食物中毒事件的調查結果才作為證據得到公開。

據新加坡多家媒體報道，庭審中呈現的調查報告顯示，導致食物中毒的元兇是雲海饌當日給字節跳動辦公室供應午餐中的一道炒雞丁，另一供應商則與該事件無關。

經檢測，該菜品金黃色葡萄球菌含量超標，每克中有超過20萬個菌落形成單位，是食品法規定上限的2000倍。這是一種常見的食源性致病菌，如果食物經人手加工後沒再加熱，又或者儲存不當，這類細菌就容易在上面繁殖並產生毒素。

庭上還披露，雲海饌共致171名字節跳動新加坡員工感染腸胃炎，其中60人被送往醫院，當中又有22人住院治療一至三天。

7月2日的庭審中，SFA的檢察官表示，其尋求對雲海饌總計5000新加坡元的罰款。代表公司出庭的呂志韜當庭認罪，並表示不會聘請律師。

半個月後，該案件正式宣判，雲海饌最終被判罰7000新加坡元，為兩項指控的頂格罰款，高於控方原本的要求。

談及最高判罰的原因，法官Janet Wang表示，一方面，受此事件影響的人數驚人，所幸沒有造成致命事件；另一方面，雲海饌在新加坡已經運營了六年，但其事後採取的行動均由當局指示，且此前一直並未就此事件做出道歉和賠償，表現出對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漠不關心。

事實上，也的確在此案宣判後，雲海饌才在其社交媒體賬號上發佈了致歉聲明。

聲明顯示，給字節跳動新加坡店供餐，是其在納福城分店首次試點公司團餐業務。而事發當日的供餐量超出了門店單餐最大加工能力，雖涉事菜品的原料符合安全標準，但因門店基礎衛生規範不到位、加工環節單次炒制量過大以致部分菜品出品未達標、儲存與運輸環節未能有效控制溫度與時間等管理上的失職，最終釀成大錯。

1993年元月6日，兩間學校都開學了，她倆又恢復了忙碌的生活。自言喝水不斷，小便不斷的肖阿姨，在子夜時分起床時，看到了菲妮仍在燈下忙碌著；不僅有感而發地說：「睡得最晚的是你，起得最早的也是你；你像早起的鳥兒，也像辛勤的蜜蜂，更像那任勞任怨的老黃牛；學生，有你這樣的負責任的老師是他們的幸運；但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否則，一切都與你無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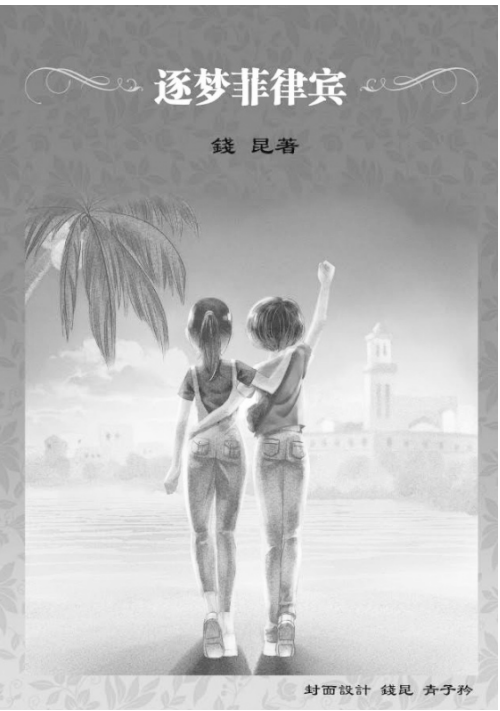
還深有感觸的說：「一個人應該知道他自己的身體如何，所以要體檢；什麼病，只要發現早了就有藥可救，千萬不要對自己的身體掉以輕心和一無所知；我30年來堅持不懈地體檢，全部都及格；還有，休息也是很重要的，現在我是早睡早起，作息準時，喝了牛奶之後就漫步一小時，雖然有心臟病和高血壓呀。但我按時吃藥，我的胃不是藥箱，也不是藥店，而是一個小藥廠啊。」最後，還談諧地對著自己說，是個有藥可救之人了！

中國的春節，在菲妮和蓮子居住的計順市香萊社區裡較耶誕節和元旦遜色多了。長長的雁街，只有傅先生家門口那幾盞高掛的紅燈籠提醒著來來往往的人們，中國的春節快到了。

春節在華校也只放假一天，為了慶祝這一烙印在心中的團圓日。菲妮和蓮子各自在自己的班上舉行了慶祝活動。在節前的一個星期，菲妮和全體的同學們商量開了，決定於除夕這一天慶祝，然後瞭解到了十個月來共收到的罰錢有6898比索。珍珍舉手補充說：「勝輝同學昨日連續說了20句，她提醒他時還被罵了一句，合共21句。」全班的同學都笑了起來，菲妮問他是罰錢？還是要抱一下10加21本書？他把眼睛笑成了一條縫後趕緊說：「我還是交錢吧。」

菲妮讓佩兒和珍珍統計後得知，全校的教職員工加上40位同學是96人，乘以50比索的快樂蜂套餐還能餘下2119比索；在菲妮的提醒下，她倆準備在週末往唐人街的「炎荒書店」去買《簡明漢英小詞典》來當獎品。

趁大家的興致被調動了起來，菲妮說：「準備把在菲律賓婦孺皆知的BIINGO賦予中國文字，以此來慶祝這個中國的春節。」同學們個個興致勃勃地聽老師講玩的方法。菲妮首先讓24位同學一個接一個地到黑板上來，寫出了不重複的24個中文字來，佩兒第一個寫，緊接著是金水，很



快便接龍似地寫出了24字；繼而，她在黑板上畫出了一個同BINGO相同格式的5乘5空格來，正中間仍然是free；然後讓同學們拿出寫字簿來，在5乘5減一的空格內，把黑板上24個不重複的字隨心所欲地填寫上去，先寫5張，而老師則是把此24個字用毛筆寫在大楷紙上，然後用剪刀逐字地剪了下來，按「田」字紋對折兩下後放入小盒內，等下星期除夕日，在由同學來抽字唱字；如果你們寫的24個字中，有誰能先劃出一個對角線的「又」字來便是BINGO了，也是中獎了；菲妮又說，又圖示。說完後，問有誰不會？全會了，給人一種腎上腺一上揚，精神一集中，便一說就懂，一教就會的感覺。

菲妮還告訴同學們，玩中國式「實果」的目的，是讓大家在娛樂中放鬆和鞏固所學到的生字；同學們心領神會地期待著下星期的到來。

一切如期地進行著。除夕日，學校附近的快樂蜂店附贈了10尊讓人愛不釋手的擺設玩偶供同學們抽獎，加上從書店裡買來的小字典，獎品增加到15個。開始「實果」前，同學們心神專一聚精會神地聽著老師講著娛樂的規則；並把已經寫好的5張紙讓老師巡視一下，確定正確後才揭開了角逐的帷幕。

「實果」的活動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著。

(一六八)